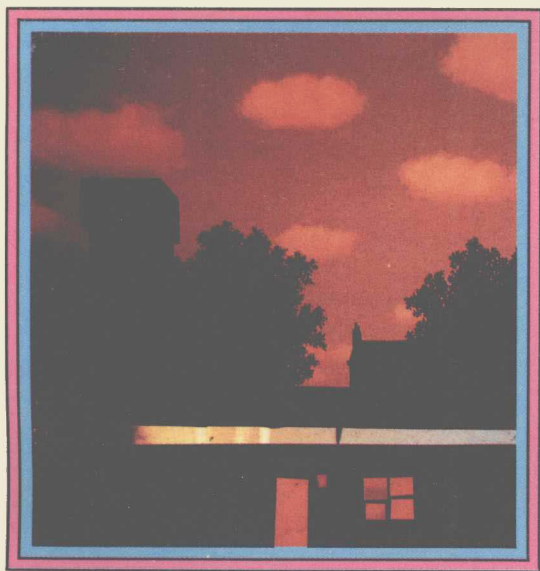


YE DIAN

夜 店

柯灵·师陀



海峡文艺出版社

YE DIAN

夜店

阿来 ·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夜店

柯灵·师陀

缘起

从这篇小说开始，柯灵和师陀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在这篇小说中，柯灵和师陀开始了对上海夜店生活的描写。这篇小说是柯灵和师陀合作完成的，它反映了当时上海夜店生活的真实面貌。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上海夜店工作的人。他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经历了许多事情。这篇小说通过他的视角，展示了上海夜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篇小说是柯灵和师陀的代表作之一，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篇小说的出版，标志着柯灵和师陀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熟。这篇小说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夜店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篇小说的出版，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这篇小说的出版，也标志着上海文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篇小说的出版，为柯灵和师陀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这篇小说的出版，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夜 店

柯 灵 师 陀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875印张 3插页 101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80534—077—3

I·71 定价: 2.30元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发表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

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第一幕	柯 灵 (2)
第二幕	柯 灵 (38)
第三幕	师 陀 (70)
第四幕	师 陀 (99)

附录

神似未许求形似 妙扮巧装自一家

——《夜店》的改编艺术

杨幼生 (135)

编者后记 (147)

人 物

- 闻太师 一家小客店的店主，约五十岁。
- 赛观音 店主妇，三十左右。
- 石小妹 主妇之妹，十八岁。
- 石敢当 主妇的叔父，一个巡警，四十五六。
- 杨七郎 小偷，二十四五。
- 金老头 走方卖药的，行将七十。
- 金不换 败家子，三十五岁。
- 林黛玉 金妾，跑栈房的妓女，年约三十岁。
- 馒头张 卖馒头的寡妇，约四十岁。
- 戏 子 落魄的昆曲戏子，四十出头。
- 赖皮匠 鞋匠，四十五六。
- 阿 满 鞋匠妻，三十不到。
- 牛 三 报贩，三十六岁。
- 四喜子 清道夫，年二十七八。
- 小斗子 小瘪三，十二三岁。

第一幕

这里所写的是人间地狱的一角，和这里面的一群人物的故事。——叫做故事也许有点夸张的嫌疑，那么不如说是这些人物的生活的剪影吧。

这是一家最最低等的，专供下层阶级寄寓和住宿的小客店。这里汇聚着的大都是人类的渣滓：失业者，流浪人，苦力，卖淫妇，落魄的英雄，失意的贵胄，以及鸡鸣狗盗、引车卖浆者流……形形色色，蔚为大观。

屋子是潮湿而阴暗的，墙上爬满水渍和青苔，近床铺的地方则尽是教科书上所画彗星一样的臭虫血，远看俨然成为斑剥离奇的图案。有两道门，左边是通外面的“正门”，那外面有梯子通到楼上，是店主闻太师一家的住宅；右门邻接着另一间“客房”兼带厨房，金不换、林黛玉、馒头张就都住在那间房里。正面偏左开着两扇木板窗，地位相当的大，窗外是废墟一样的院落，满目荒凉中，仅有一棵不知名的嶙峋老树远远站着。时当春初，春寒犹厉，树枝上还只有星星一样的嫩芽。

屋子靠右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地位占全室的小半，

一根支着阁楼的木柱，从屋顶直通到地。阁楼上不开门，只用旧木条歪歪斜斜地钉着一道极矮的栏杆。右边架一条活动的轻便小吊梯，以便住客上下。阁楼上只有一张小几，就地打铺，墙上挂着衣服及其它用具。这阁楼在全店地位的优越一望而知，现在是由杨七郎寄寓着。

阁楼底下住着赖皮匠夫妇，正中一张破木板床，还挂着一顶千疮百孔的蓝花夏布蚊帐，但从第二幕赖皮匠死了妻子以后，这帐子就除去了。靠近右墙放着一付皮匠担，一张方凳和破竹椅；这些都是赖皮匠夫妇俩的家私。左墙装着重叠起来的三张吊铺，最上层住着戏子，中层是牛三，下层是四喜子的铺位。室中放着一张矮脚的素木小方桌，和几张断腰折腿的板凳，人们常常围在这张桌子上斗牌和酗酒。现在桌边却摆着一付卖馒头的小摊子，应用杂物，零乱地散开着。

开幕的时候是在清晨，舞台后远远传来一片嘈杂的音波：工厂的汽笛声——火车的开行声——倒便桶的石破天惊的吆喝声——粪车的辘辘声——鸡鸣声——附近铁店的叮当的打铁声——砸地基的打夯声……有的纤徐，有的急促，有的清脆，有的钝重，有的洪亮，有的绵延不断，有的间歇如按节拍，它们合在一起，洪大而浩瀚，杂乱中显出节奏，构成一章动人的都市清晨交响乐。

幕起时音波逐渐远去，渐远渐无，而舞台的光线则

由黑暗而慢慢转明，一直等到声音完全静寂，我们这才有机会看到台上的情形。

因为时间还早，除了牛三和四喜子得赶早出门，铺位上业已空着，戏子还在他最高一层的吊铺上酣睡，杨七郎睡在阁楼的地铺上，毫无声息；阿满也还睡着，蓝花夏布帐子垂得严严的；赖皮匠已经起来，虽还没有出去，却已经开始工作；拿一把小槌，正在铁砧上铮铮打着鞋钉。

少时，从右门出现了金不换。他穿着一身丝质的夹袍，质地显然是高贵的，式样做工也异常讲究，可是业已旧得不成样子，满身油光，袖子底下都已磨破。头上歪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神情虽异常落拓，居然还有点潇洒的馀风。不用多早，只要在十年以前，我们还可以看见他挥金如土，顾盼自豪的气概，现在大少爷落了魄，连肚子也常常不饱，只好靠着当年从书寓中娶来的姨太太叫做林黛玉的卖身子来养活他了。人们只晓得他姓金，从前是一位豪富的公子，而俗语有一句“败子回头金不换”，现在他早已无家可败，人们却揶揄似地送了他一个“金不换”的雅号。败家子落魄时的特色是自私与无耻，有时候还要忘其所以地搭架子。金不换自然也不能例外。他是瘦削的，满面烟容，但眉目却还算清秀——金不换（以下简称金。在门边站定，张开鳄鱼般的大口，长长地打了个呵欠，同时双手举得高高的伸着懒腰）啊——

〔他的懒腰还没有伸完，馒头张从他的背后上场，这是一个胖女人，全身臃肿，大手大脚。曾经嫁过三回人，却做了三回寡妇，而且嫁人的滋味已经使她败胃，所以宣言从此不要男人了。她心地厚道，脾气爽快，靠摆馒头摊养活自己。破蓝衫上束着一条成了灰色的白围巾，俨然有厨房里大司务模样。她双手掇着一蒸笼热气氤氲的馒头，因为被金不换挡着路，在门口站了一站，立即拿蒸笼对前面的人拦腰一撞——

馒头张 （以下简称张。粗声粗气地）滚开！

金 （吓了一跳，蓦地闪在旁边）干吗？你吓我一跳！

张 （把蒸笼在桌子上重重一放）“干吗！”好狗不挡路，大清早的当门堵着，算什么样子！

金 （没有办法，只好——）好凶啊，你！

〔张不理他，顾自己收拾她的馒头担子。

金 （搭讪着慢慢走近她）你真早哇，一笼馒头都蒸熟啦。

（双手往袖子里一笼）熬的夜，起的早，我看你怪辛苦的！

张 （讥嘲地）谁有你福气，我的金大少爷！见天张着嘴嚼蛆，睁着眼等吃，回头吃饱了，放平身子又挺尸！

金 （天生的爱跟女人闹，所以也不在乎她的侮辱，他幽默地叹一口气）喂，这也叫做没法子。我说，馒头张，你——你为什么不嫁人哪？

张 （头一横）我为什么要嫁人？

金 嫁了男人，就用不着天天上大街，（模仿着叫卖的调

子)“要吃火热的——大馒头来——”一天到晚，喊得喉干舌躁，还不定填不填得饱肚子。(不三不四，故意打趣)再说，你这么“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娘们，也别教耽误了青春——

张 (摇手不迭)够了够了!男人的滋味，我早尝够了!

金 (故作惊讶)你嫁过人?

张 (心直口快，手一比)告诉你吧，我嫁过三回了。

金 (油嘴滑舌)我看你简直还是个黄花闺女嚟!

张 你不用损我!我看透了你们男人全是一路的货。去你的金不换吧，你号充大少爷，还靠林黛玉卖身子贴你!

(指满的床铺)再瞧瞧赖嫂子，病得都剩一把骨头了，一天不还挨赖皮匠几顿好揍!我这天不管地不收，自由自在的，还找个男人来压在自己身上啊?

[敲着鞋钉的赖皮匠忽然停止工作，狠狠地盯了她一眼。这人生得矮矮的，头上长着癞疮，不时拿缝鞋的锥子在头上擦着。境遇不好，心情变得很坏。自以为是正当的手艺人，夹在这一群牛鬼蛇神当中，十分骄傲，同时十分委屈，不免有些牢愁郁塞，怒气冲天的样子。

赖皮匠 (以下简称赖) (冷冷地)别吹牛了吧!

张 你说什么?

赖 你吹的什么牛!谁不知道你跟石敢当——

张 (紧接着)什么石敢当!

赖 嗯，石敢当，警察局的老总，这儿老板娘的叔叔，怎么

样？——他要闻一闻你屁股，你不夹着尾巴跟他跑才怪呢！

张 （轻蔑）嗐，一个巡警兵，什么大不了！他当了大总统拿洋鼓洋号“大大帝——大大帝”娶我，我还不嫁呢。

金 他要是用宫娥彩女，龙凤花灯，全付銮驾接你呢？

赖 说得好听！你是在三十三天上头给玉皇大帝盖瓦的，人家高攀不上！

〔蓝花帐子撩开了，坐起来一个蓬头散发，面如黄腊的女人，她是阿满，赖皮匠的妻子。从小无父无母，卖给人家做丫头，人长得难看，主人更不喜欢，打骂是常事。过份的折磨养成她严重的肺病，二十几岁头上被主人打发出门，嫁了赖皮匠。生活困难，她成了丈夫的出气筒，病也更重了，这是一种心志俱灰的人，生存对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阿满 （以下简称满）（咳嗽，喘急半晌）又吵什么了？大清早的，别闹了吧。

赖 （拂然而起）你瞧你！一睁眼就这么愁眉苦脸冲着我，瞧你这神气，我就知道我这一天准倒霉！

满 少说一句吧，我活不久的了。天保佑，让我太太平平的去了吧。

赖 你去你的，谁拦着你！一看见你我就有气，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再没有出头日子！

张 （跑过去）混蛋！有你这么对自己家小说话的，她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对满）别理他，赖嫂子！今儿好过一点